

# 浅谈蒙古语词的文化涵义\*

天 峰, 王玉霞

(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 语言文学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词义是语言文化内涵的显著表征,一种语言的词义系统里蕴涵着该民族的全部文化和历史。本文在研究蒙古语词的文化义时,以词义研究理论为基础,将蒙古语中含有传统文化的指数词、颜色、自然现象、用具和饮食等词的文化义及应用特征与蒙古民族传统文化情感和思维方式的结合为研究方向,并为兄弟民族学习和研究蒙古语言文字及了解蒙古族风俗习惯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词义;文化义;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 H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05)06-0031-04

词义系统中,词义有两大分流:一是词的静态语词义,即词汇义(表层义、原始义);另一是词的动态语词义,即深层义(隐含义)。其中词汇义包括词的基本义、引申义、比喻义、色彩义等词义发展和一词多义、近义、同义、反义、对义、类义等词义关系。词的动态义语用包括语法义(搭配义、语气义),修辞意义(双关义、婉曲义),文化义(风俗习惯、民情)等。在此着重论述的是词的动态语词义——文化义。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囊括的范围,可将其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精神文化。“语义属于文化范畴。就是说语义是各种文化现象的抽象化和总结,它同人类思维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又和思想意识并存。因此‘意义’(各种意义)就是人类思维的成果——文化的结晶。”<sup>[1]</sup>

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文化对语义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语义起作用的文化,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种,具体地说,有文明、价值观念、认知方式这样三种文化内涵。”<sup>[2]</sup>文明包括人类创造的客观物质和精神产品,生活习惯、经济地位、科技水平等因素;价值观念包括审美观、宗教观、道德伦理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认知方式包括人类观察和解释世界的认知模式,它随着人类心智的进化而发展,发展方向带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

从民族语言的语义学研究来看,民族文化同民族语言的

语义结构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不仅反映思维特点(方式),同时集中体现使用该语言民族的世界观,因此研究语义就是致立于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使人文研究具有价值。”<sup>[1]</sup>民族文化意识或文化思维特征是研究文化语义的核心。

词的文化义虽然不像词的理性意义那样固定,但也和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的风俗习惯、信仰、文化意识、审美观相渗透,形成了相对稳定性,即“象征意义”。关于“象征”,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一书中提出:“具体事物被有意识地用来表示某种特殊抽象的含义,由产生的联想意义叫‘象征’(symbol)。”<sup>[2]</sup>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词义包含民族独特思维特征和民族文化意识,因此能表现该民族的文化特征。在不同民族语言当中,同样一种事物有着它不同的文化情感含义。这种差异性反映到民族词汇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词义,然而不是所有的词汇都有具备文化意义,只是某些词具有文化意义。它同该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或理念有着直接的联系,反映这种文化习俗的词义才属于文化词义的范畴。例如,《蒙古语辞典》中将 busetei(男性)解释为:a有腰带的;b男性,而 buse gui(女性)解释为:a已婚女性,b自己的妻子。仔细一想,蒙古语的 busetei(男性)和 buse gui(女性)这两个词和蒙古族服饰有着密切的联系。腰带是蒙古族服饰不可缺少的一项,它象征着一个的徽记。蒙古族男子穿衣服有必须系腰带的习俗,不系腰带则被视为不懂规矩

\*[收稿日期]2005-10-16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NJ03080)

[作者简介]天峰(1956-),男,蒙古族,内蒙古库伦旗人,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蒙古语词汇学和民俗学研究;王玉霞(1978-),女,蒙古族,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助教,主要从事双语教学研究。

或懒散之人。因此蒙古族将男性称为“busetei”(系腰带的人)。同样,已婚的妇女一般情况下不系腰带,即使在骑马等特殊情况下系腰带,但是一旦结束此项活动后立即解下腰带。因此将已婚女性称之为“busegui”(不系腰带的人)。但未婚女性是系腰带的。将以上所说的“busetei(男性)、busegui(女性)”两个词直译为“男、女”,就不能充分表现它的文化意义。下面就关系到民族文化思维意识、习俗的一些词来研究文化意义的有关问题。

(一)在不同民族语言推崇不同的数字。因此有些数字成为了“神数”或“象征数”,作用于整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人们将愿望寄托这一些数字上。古代蒙古族在不同的习俗推崇不同的数字,其中最推崇的jisu(九),将其视为“高贵和尊贵”的数字,因此在互赠送礼物时jisu(九)种礼物视为最高贵的礼物。对此马克·波罗在《马克·波罗游记》当中记载:“那些有能力呈献礼物给大汗的人,必须按惯例把礼物的数目列成九乘九。比如一省献马,马匹数应为九乘九,即八十一。黄金数目也是九乘九,布匹亦这个数目”<sup>[3]</sup>。《蒙古秘史》中也记载:“(成吉思汗)言讫,向日,挂其带于颈,悬其冠于腕,以手推膺,对日九跪而祷祝焉”<sup>[4]</sup>。“既平毡壁百姓,寅年聚会于斡难河’源。建九旂之白纛,奉成吉思合罕以罕号焉”<sup>[4]</sup>。这些“九”虽然也受到萨满教的影响,但在元始祖时编写的转译佛教书《十善福白史书》中也曾记载:“九大征兆”<sup>[5]</sup>。除此之外,蒙古族历史和传统习俗中也曾用jisin orlog(九个猛将)、jisin tegri(九天)、jisin erten(九宝)、jisin mege(九颗痣)、jisin safuli(九献祭,九眼勺)等崇尚“九”的词汇。

对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来说,由于他们文化意识或思维方式的不同,某一词的文化义也各不相同。例如,日语中的“ク”(九)的读音和“苦”的读音相近,从而日本人讨厌“九”。又如,在蒙古族文化意识中turbe(四)有“对称、方向及宇宙模型”等文化义,象征turben ularil(四季)、turben xulten(四足动物)、turben ɕug(四方,四面)、turben ɕubxis(四面八方)等。但在汉语中的“四”和日语中的“シ”(四)同“死”读音相近。为了避免这种由谐音引起的不吉的联想,汉人和日本人尽可能地把车牌号、电话号及庆典日与“四”避开。随着民族文化思维的变化民族语言的文化意义也某种程度上发生着变化。蒙古族传统文化意识中naima(八)代表“八方,八角”象征“蒸蒸日上”的含义。受到市场经济发展影响的当今,由于汉语的广州方言“八”和“发”谐音,因此“八”字已成为越来越多人所崇尚和喜爱的数字。这是不同传统文化在不同范围内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结果,但文化的变化形成和语言文化意义变化又不是相对称的,即使相互吸收和融合,但保留着一定的差异。如在蒙古族传统文化意识中tabu(五)象征“宇宙的结构”和“富饶”,具体有tabun maxabud(五行)、tabun xusigu mal(五种牲畜)、tabun tarija(五谷)、tabun amta(五味)、tabun unxeiin itege(五色食品)等。可在汉民族文化意识里,“五”和“无”的读音相近,因此“五”被视为做生意人的不吉祥的数字。

不同民族语言将数字不同文化意义融入到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动作当中,使其在生活中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抚慰。蒙古民族的数字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或习俗的同时,汉民族数字意识却由于近现代物质或文化因素的影响,使人们开始崇尚或避开使用某些数字,所以认为读音相近的字能引申为原数字本义的一些隐含的原因罢了。日语虽然音素文字,但在最初创造文字时生活习俗当中已有了深厚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日本民族数字意识和汉民族数字意识相似是理所当然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大融合中有以数字的文化意义发生变化是难以避免的。如在现代蒙古族文化意识当中有些数字是传统文化意识当所崇尚,但由于受到汉民族文化意识的影响在生活和事业当中也有意崇尚或避开了某些数字,这一点和汉民族文化意识比较相似。如蒙古族也日渐崇尚“八”(naima)和“六”(ɕirguga、六六大顺),避开“四”字。这在选择车牌号和电话号码上尤为突出。

(二)不同民族用颜色表现某种意义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意识。“色彩的感觉,是美感最普及的形式”(马克思语)。但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宗教信仰、社会历史、认识形式和审美的不同,他们把颜色“神秘化”。暗示生活、习俗的方式各部不相同。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崇尚白色和蓝色,其次为红、黄、绿、黑色。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意识里认为ɕagan(白色)是“尊贵、圣洁”的象征,因此在生活习俗当中崇尚白色。如《马克·波罗游记》中记载:“怀着同样的心愿,贵族、王子和各界层的人,也在各自的家中互相赠送白色礼物,并且欢天喜地互相祝贺:‘敬祝一年中万事如意,百福骈臻。’在这个节日里,还有大批漂亮的白马,敬献给大汗。如果不是纯白的话,至少也要大部分是白的。在这个国家里,白马并不罕见之物”<sup>[3]</sup>。古代蒙古族以白色旗为国旗,将白色视为徽记的象征。《蒙古秘史》中记载道:“寅年聚会于斡难河’源。建九之白纛,奉成吉思合罕以罕号焉”<sup>[4]</sup>。也许蒙古民族崇尚白色与他们古时的信仰有某种联系。这在《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蒙古之制,有为别乞(beki)官之道,巴阿邻者之子孙也,别乞之制,在俺(蒙古)中,自古(有之),兀孙老人其为别乞乎!遂封为别乞,衣以百衣,乘以北白马,座于上座而行祭祀,又使其岁中,月中仪之”<sup>[4]</sup>。这里说的别乞(beki)一词教义是“教长,萨满教的大祭祀人”。罗卜桑恣丹《蒙古风俗鉴》中记载:“年景,蓝色兴旺,黄色灭亡,白色开始,黑色收回也。因此蒙古做事开头用蓝和白色也”<sup>[6]</sup>。仔细一想,ɕagan sara(正月—蒙古语意思是白色月)、ɕagan tulugai(字母表)这些字中ɕagan(白)字也有“开始或尊贵”的意思。“正月”不仅是保留着ɕagan itegen nu baura(奶食品的大典)这一本意,ɕagan su(白乳)还象征着“纯洁”、“圣洁”。ɕagan sara(正月)是蒙古民族新一年生活的开始,是以白色为象征。蒙古族古代文献中也多有《八座白殿》(成吉思汗的)、《十善福白史书》等象征“尊贵”和“神圣”的词。在近代蒙古语中ɕagan itegen(奶食品)、ɕagan sedxil(善心)、ɕagan ɕam(平坦大道)、ɕagan mur(运气)、ɕagadgaxu(昭雪)、

ifagaragsan gar(熟手)等词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白色在全世界医学文化中也象征着“圣洁”。因此各国医护人员都穿白色工作服。被称“白衣天使”。然而,颜色一旦社会文化领域使用,它在各民族语言中的差异就呈现出来了。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颜色的联想意义有差异。如现代汉语中“白”的文化义有两中,一是象征“纯洁、洁白”。如新娘结婚时穿白色婚纱。这是欧美文化影响的原因。另一个是象征“凶丧”和“低贱、反动”。古代汉民族文化习俗中“白色”视为“丧服之色”。封建社会时代“白”还代表“低贱”。如“白丁”(平民)、白士(贫苦的读书人)。现代汉语中“白色”代表政治上的“反动”。如白区、白色恐怖、白色政权等。

蒙古民族传统文化意识中 xoxe(蓝或青)色同长生天的神圣权势、无穷的力量相媲美,象征着“永久、威严、庄重”。如将民族命名 xoxe monggul(蓝色蒙古),将史书名 xoxe tebter(蓝册或青册)。这在《蒙古秘史》中记载为“(成吉思汗)降旨曰:将举国百姓所分之份,所断之案,书之青册文书,传至子子孙孙,其勿更改失吉忽秃忽与我议拟之白纸所造青史文书脱有更改者,则当罪之”<sup>[4]</sup>。近代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根据蒙古史题材写的小说名称为《大元盛世青史演义》。有将sulte tug(徽旗)称为xoxe tug(蓝色的旗),皇宫称为xoxe urtun(蓝殿),将首府称为xoxe balgasu(蓝色城堡)。排序或天干之第一位是xoxe(甲)。这蓝色的象征意义同古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理念有着一定的联系。这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苍天的神力”、“长生天的保佑”、“苍天的赏赐”等词汇有着“崇尚苍天”的精神,也许是看到蓝天之后的一种视觉的感应吧。

蒙古民族文化意识中将 ulagan(红色)视为“升起的太阳”和“燃旺的火”的颜色,以此象征“温暖、朝气、蓬勃、向上”。因此蒙古族将洁白的毡房的屋顶用红色来装饰,同时也将门框、饰物等漆成红色,崇尚穿戴红缎子坎肩、红色腰带和红色的饰物。蒙古族认为火焰以它的光和热给人们以温暖,给万物以庇护,因此用它来征温暖和朝气。

由于各民族文化大融合,蒙汉民族近代以来对“红色”的文化意识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如蒙汉民族都用红色象征“革命、进步”,像 ulagan ɔsasag(红色)、ulagan urun(红色根据地)、ulagan ɕerig(红军)、ulagan ɕalɕamɕilagfi(红色接班人)、ulagan tug(红旗)等。英语的“red”(红)也象征“革命”,但感情色彩不同,汉语呈褒义,英语呈贬义。传统文化意识中蒙汉民族对“红色”的文化联想意义方面还有不同之处。如汉民族给人送礼可以送“红包”,但蒙古族却说 gar ɕailga(致以薄酬),蒙古语的意思是“弄白(拿礼物人的)手”。这是由于该民族自身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

蒙古族文化意识中 xara(黑色)象征“狂暴、邪恶”。如 xara arixi(白酒)、xara salxi(大风)、xara sedhil(黑心)、xara bulug(黑帮)等。在蒙古传统文化意识中黑与白相对,如“如兔之白,可胜如山之黑”(犹言:正义必然战胜黑暗势力)。蒙古族认为 xara(黑色)是不吉利的颜色,一般不用纯黑色的家具饰物或毡子,只在办丧事时用黑色。这与欧美国家相同。

但在蒙古族色彩意识和生活习俗当中黑色也有它另外含义。如 xara xumun——蒙古语的意思是黑人:(1)世俗人与喇嘛相对而言;(2)指没有户口的人;(3)口语:丈夫,男人;xara etur:1)白天,2)凶日。

蒙古族颜色文化中 sira(黄色)和 nugugan(绿色)也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sira(黄色)代表“太阳”和“金子”的颜色。象征“尊贵、高雅”,因此黄色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一般不用。而常用以佛教最为崇尚的颜色。如在蒙古族献 xatag(哈达)礼节当中 sira xatag(黄色的哈达)是献给神佛的,而佛书或佛经也是用黄色的丝绸来包放的。汉民族传统文化当中“黄”被列为最尊贵颜色之一,象征“皇权”,皇帝世家的专用色。如黄袍(皇帝的服装)、黄榜(皇帝的诏令)、黄屋(皇帝的车舆)等。在这一点上蒙汉民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柏朗嘉宾蒙古游记》中记载:“他们(汗)住的房屋被称为 sira urtun(黄宫)”<sup>[7]</sup>。在现代汉语中“黄色”便与“淫秽、下流”的联想意义挂钩。如黄色录像、黄色书刊、黄色歌曲等。黄的“淫秽、下流”义来源,是欧美国家。因为欧美国家黄色纸出版色情刊物。

nugugan(绿)是大自然的生命之色。世上万物的生机都与绿色有链式联系。因此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中用 nugugan(绿)色象征“生机、生命的起源、万物萌芽”。如大地、花草、树木、草场都是绿色的。因此蒙古族非常崇尚房屋装饰,服饰的时候使用绿色,也绿色翡翠、珊瑚、玛瑙等视为最贵重的饰物。蒙汉民族文化中“绿”的联想意义还有不同之处。“绿色”在古代汉语中曾经有过“低微、下贱、下流”的意思。如“戴绿头巾”、“戴绿帽子”等。“绿”的这一层联想意义难以与蒙古民族沟通。但现代,“绿色”成了“生命之色”的象征,代表着“和平、环保、希望”等联想意义方面不仅仅是蒙汉民族而应该是各民族的一种共识。如绿色和平组织、绿色食品等。

从语义研究方面来看,各民族对同一色彩都有着不同或相似的文化义,这是由于各民族传统文化和认识、视觉的根据不同而造成的。色彩本身是物理现象,但对于不同民族语言除了具有视觉传达的共性以外,还有着它各自独特的文化义。这种独特性反映了各民族语言之间的不同社会性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蒙古族传统文化当中的对色彩的感知是从自然界的色彩开始的。如用乳比喻白色、用蓝天比喻蓝色、用绿草比喻绿色、用太阳或土色比喻黄色、用火光或初升太阳的颜色比喻红色、用黑夜比喻黑色。

(三)古代蒙古族传统文化意识中 tegri(天)象征“慈爱和无穷的力量”,将 exe gaɕɕar(大地)视为“万物生长的源泉”。如《蒙古秘史》中记载为“成吉思罕之根源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sup>[4]</sup>,把蒙古族根源与“天”联结。《蒙古秘史》中还记载:“此天地相商,向帖木真为国主之意,载国而来者也。神使我目睹而告焉,汝帖木真若为国主,其何以报告吉者,而使乐之也?”<sup>[4]</sup>古代蒙古族对 tegri(天)和 exe gaɕɕar(大地)的信仰来源于古代蒙古族最原始思维,

是古代蒙古族最原始信仰的流传。

蒙古族文化意识当中 nara (太阳)象征“蓬勃、向上”, sara (月亮)象征“圆满”。太阳和月亮的这种象征意义同古代蒙古族对于信仰理念有联系。如《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言讫,向日,挂其带于颈,悬其冠于腕,以手椎膺,对日九跪而祷祝焉”<sup>[4]</sup>。蒙古族将太阳视为最美好的象征,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进行庆典仪式。如大年初一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去拜见老人;嫁娶时女方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把姑娘送到南方家等。这些都能表明蒙古人以太阳象征“吉祥、向上”的意思。关于蒙古族月亮象征“圆满”,在《黑鞑事略》中记载“他们(蒙古人)选日做事,必看月亮,月圆做事,看见月升就磕头”<sup>[8]</sup>。蒙古民族这种崇尚太阳和月亮的意识,同它们“太阳的冉冉上升”象征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圆月象征生活的“美满、幸福”这种欲望不可分隔的。

蒙古族认为 su (奶)是食物中吉(如饭之第一碗,酒之第一盅等,献给人以示尊敬),象征“圣洁、美好”,希望所有的一切像奶一样圣洁、美好。蒙古族用洁白的奶子比喻最善良的心,称为 tagan sedgel (洁白的心灵)。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在劳动、征途、庆典上也都献奶(特指用无名指弹奶以表示祝福),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因此,蒙古族用奶、奶食品、白色来象征美好。 tagan sara (正月)一词的蒙古语里的原始义是“乳月”,后定型为“白月”。因为 tagan sara (正月)在现实生活中正是“一年的开头节日”。所以这天的富余来象征全年的富余,从而用白色象征“圣洁、美好”及庆祝 tagan sara (正月)是与敬重奶食品有关联的。

蒙古族认为“xatag (哈达)是物品的德吉”。哈达象征着“一切美好”,因此认定哈达为礼物的德吉。蒙古语的“哈达”一词的来源于藏语,哈达的藏语意思是“礼巾”。哈达有白色、蓝色、黄色等颜色。在此白色的哈达象征“圣洁的心”,蓝色的哈达象征“永恒、永久”,黄色的哈达象征“长寿”,因为蒙古人献哈达祝福一切美好的祝愿。所以在典礼、婚礼、祈祷、颂歌或庆祝等礼节上献哈达当做最美好的祝福。

此外,蒙古语词汇中保留蒙古传统文化意义的词汇非常丰富。如 mungul ger (蒙古包)象征“日月”其中 tugunu (蒙古包顶中的圆形天窗)象征家户的兴旺, xei muri (运气)象征“精神、愿望”等。如此,观察词语的文化义时,文化义的结构与民族的特殊情感有关联。因为各民族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互不相同而关于自然界或自然现象的观念和理解也有各自的特点。如蒙古民族的“婚礼”习俗中,举行婚礼的当日,女婿“争夺沙嘎(羊踝骨)”的礼仪。“沙嘎”象征寓意是“早生贵子”。汉民族在结婚当日儿媳床上撒些红枣、花生、桂圆之类果实,象征寓意是“早生贵子”。蒙古人在除夕的年夜饭菜中,珍重奶食品和羊肉而汉民族除夕的年夜饭菜中,必不能缺鱼,因为“鱼”与“余”谐音,象征“年年有余”(鱼)。这种蒙汉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差异的原因,受着文化传统和背景的制约,汉民族文化起源于农业文化,蒙古民族文化起源于游牧文化的缘故。如此说来,有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语言的文化语义形成和定型是当时的民族文化文明、价值观念、思维特征等语义作用的缘故所在。

#### 〔参考文献〕

- [1]格·海日罕,波·苏德.蒙古语和蒙古族传统文化(蒙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2-3.39.
- [2]马清华.文化语义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4.210
- [3]马克·波罗游记[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102.102.
- [4]道润梯步译著.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59.221.211.242.225.1.84.59.
- [5]留金锁整理注释.十善福白史书(蒙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84.
- [6]罗卜桑丹丹.蒙古风俗鉴(蒙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75.
- [7]柏朗嘉宾蒙古游记(蒙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209.
- [8]黑鞑事略(蒙文版)[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86.

##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ongolian Words

TIAN Feng, WANG Yu-xia

(Inner Mongolia High Training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Huhhot 010000, China)

**Abstract:** Sense of words shows the connota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system of a language contains the whol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y. In the thesis, the autho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study of the sense of words when they study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ongolian words. The authors combin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some Mongolian words with Mongolian's traditional culture emotion and thinking way. This combination is just their direction of study. The study will prove important basis for other nationalities to learn or study Mongolian words and understand Mongolian habits.

**Key Words:** Sense of words; Cultural connot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Concept of value

(责任编辑 呼和巴拉)